

于 尔 根 · 奥 斯 特 哈 默 / 作 品 / /

世界 的 演 变

Die Verwandlung der Welt: Eine Geschichte des 19. Jahrhunderts

19 世纪史

II

[德]于尔根·奥斯特哈默 (Jürgen Osterhammel) 著

强朝晖 刘风 译



社会 科 学 文 献 出 版 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于尔根·奥斯特哈默 / 作品 //

世 界 的 演 变

19 世 纪 史
/ II /

[德]于尔根·奥斯特哈默 著
(Jürgen Osterhammel)

Die Verwandlung der Welt: Eine Geschichte des 19. Jahrhunderts

强朝晖 刘风 译

译 歌德学院(中国)
翻译资助计划



社会 科学 文献 出版 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全3册 / (德) 奥斯特哈默著；强朝晖，刘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11

ISBN 978 - 7 - 5097 - 8162 - 3

I. ①世… II. ①奥… ②强… ③刘… III. ①世界史
- 近代史 - 研究 - 19世纪 IV. ①K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32374 号

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全3册）

著 者 / [德] 于尔根·奥斯特哈默 (Jürgen Osterhammel)
译 者 / 强朝晖 刘 风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 目 统 筹 / 段其刚 董风云

责 任 编 辑 / 段其刚 白 雪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 (010) 59366551
地 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 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889mm×1194mm 1/32

印 张：58.25 字 数：1338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8162 - 3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12 - 0349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238.00 元(全3册)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目 录

I

绪 论	1
-----------	---

第一部分 近景

第 1 章 记忆与自我观察

——19 世纪的媒介式永恒	17
一 视与听	20
二 记忆藏所、知识宝库与存储媒介	25
三 叙述、报道与“现实主义”	41
四 统计学	57
五 新闻	63
六 摄影术	80

第 2 章 时间

——何时谓 19 世纪？	97
一 年代划分与时代特征	97
二 历法与年代分期	104

三 转折与过渡	110
四 鞍型期—维多利亚时代—世纪末时期	120
五 时钟与速度	136

第3章 空间

——何处谓19世纪?	159
一 空间/时间	159
二 元地理学：空间的名称	162
三 “心理地图”：空间观念的相对性	177
四 互动空间：大陆与海洋	190
五 区域划分：权力与空间	207
六 领土所有权、离散地与边界	213

第二部分 全景

第4章 定居与迁徙	235
一 规模与趋势	235
二 流亡与流放地	262
三 集体性逃亡与种族清洗	273
四 内部迁徙与奴隶贸易的转型	281
五 人口迁徙与资本主义	298
六 全球移民动机	315

第5章 生活水平

——物质生存的安全与风险	329
一 “生活水平”与“生命质量”	329
二 寿命的延长与“健康人”(Homo Hygienical)	333

三 对瘟疫的恐惧与预防	347
四 流动的风险——今与昔	358
五 自然灾害	378
六 饥荒	385
七 农业革命	402
八 贫困与富裕	411
九 消费全球化	427

第6章 城市

——欧洲模式与全球特色	467
一 城市的正常形态与特殊形态	467
二 城市化与城市体系	480
三 在“去城市化”与超增长之间	492
四 特殊城市与一般性城市	508
五 港口城市的黄金期	528
六 殖民城市：通商口岸和帝国都市	541
七 内部空间与地下空间	566
八 象征、美学与规划	591

II

第7章 边疆

——征服空间、入侵游牧民族的生活	627
一 侵略与边疆进程	627
二 北美的“荒蛮西部”	642
三 南美与南非	670
四 欧亚大陆	685

五 移民式殖民主义	705
六 征服自然：对生物圈的入侵	717

第8章 帝国与民族国家

——帝国的持久力	760
一 趋势：大国外交与帝国扩张	760
二 通往民族国家之路	777
三 帝国：凝聚力的由来	806
四 帝国：类型与比较	822
五 帝国：案例与非典型案例	831
六 不列颠治下的和平	860
七 帝国：人们的生活状况究竟如何？	879

第9章 强权体系，战争，国际主义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906
一 形成全球性国际体系的曲折之路	906
二 秩序空间	916
三 战争：和平的欧洲、不和平的亚洲和非洲	927
四 外交：政治工具和跨文化艺术	945
五 国际主义与规则普世化	962

第10章 革命

——从费城经南京到圣彼得堡	985
一 革命——自下而上，自上而下，还是从哪里来？ ..	985
二 革命的大西洋地区	998
三 世纪中叶的动荡	1031
四 1900年后的欧亚地区革命	1055

第 11 章 国家

——“最小政府”、统治者排场与“未来的奴役”	1089
一 秩序与交往：国家和政治	1089
二 君主制的新发明	1101
三 民主	1122
四 行政管理	1141
五 动员与处罚	1158
六 自强：外围防御政策	1172
七 国家与民族主义	1179

III

第三部分 主题

第 12 章 能源与工业

——谁，何时，何地解放了普罗米修斯？	1201
一 工业化	1201
二 能源体系：煤炭世纪	1220
三 经济发展（不发展）的路径	1230
四 资本主义	1243

第 13 章 劳动

——文化的物质基础	1258
一 农业劳动的比重	1260
二 工作场所：工厂，工地，办公场所	1275

三 劳动世界的解放之路：奴隶，农奴，解放的农民	1294
四 雇佣劳动的不平衡性	1306

第 14 章 网络

——作用范围，密度，网眼	1320
一 交通与通信	1322
二 贸易	1340
三 货币和金融	1348

第 15 章 等级制度

——社会领域的垂直维度	1375
一 一部世界社会史？	1375
二 贵族的缓慢衰亡	1383
三 市民与准市民	1399

第 16 章 知识

——增多，浓缩，分布	1434
一 世界性语言：大语言地区	1437
二 读写能力教育和学校化	1446
三 作为欧洲文化输出品的大学	1461
四 知识的流动性和译介	1476
五 关于自我及他者的人文科学	1485

第 17 章 “文明化”与排异	1511
一 “文明世界”及其“布道”	1511
二 奴隶解放和“白人的统治地位”	1528

三 排外与“种族斗争”	1554
四 反犹主义	1570
第 18 章 宗教	1588
一 宗教的概念和条件	1589
二 世俗化	1598
三 宗教与帝国	1607
四 改革与革新	1619
结束语	
——历史上的 19 世纪	1636

附 录

后 记	1665
缩略语	1668
参考文献	1671
人名索引	1775
地名索引	1790
关键词索引	1805

第7章 边疆

——征服空间、入侵游牧民族的生活

一 侵略与边疆进程

进入 19 世纪以后，与城市截然相对的已不再是“农 465 村”——依附于土地的农民的生存空间，而是“边疆”（即美国人所说的“Frontier”）：开采资源过程中的移动疆界。它在空间中不断被向外推进。这些空间很少如扩张者对自己或对他人所言，是“荒无人烟”的。对移动疆界所抵之处的原住民来说，“边疆”是侵略者的矛头。一俟其到来，过去的一切都将面目全非。人群的流动总是以城市和边疆为指向。在城市和边疆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共性：它们都是吸引 19 世纪人口迁徙的巨大磁石。它们为渴望实现梦想的人们提供了无穷的机会，其魅力之大令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望尘莫及。城市和边疆的另一个共同点是社会地位关系的渗透性与可塑性。那些一无所有但不乏才能的人，有可能在这里成就自己的一番事业。机会的增多同时也意味着风险的上升。在边疆，赢家和输家手中的牌被彻底重洗。

相对于城市而言，边疆属于“边缘地带”。从根本上讲，对边疆的统治是在城市中组织筹划的，征服边疆所需的武器和工具也是在城市中“打造”。一旦在边疆建起了城市，疆界就

466

会进一步向外拓展，新开辟的贸易基地将成为下一轮扩张据点。但是，边疆作为边缘地带，它所发挥的作用并不是被动的。特殊的利益、身份认同、生活方式与性格特征在这里形成，并反过来对中心地带造成影响。边疆所呈现的形态，有可能与城市截然相反。对来自波士顿的城市贵族来说，那些生活在木屋中的“边疆居民”（backwoodsmen）与原始粗野的印第安土著并无分别。这些在边疆发展起来的社会形成了特殊的生活圈，有些随着时间逐步走向独立，有些则因城市的压力或自身资源的枯竭而最终消亡。

侵占土地与资源开采

所有考古学或历史学记载的历史，都被殖民式侵占土地的进程充斥。人类共同体不断地开发土地和土壤，以作为自身生存保障的基础。19世纪将这一潮流推向巅峰，在某种意义上也将其推向终结。在以往任何一个世纪里，用于农业生产的耕地面积从未有过如此大幅度的扩展。这无疑是世界许多地区人口增长所导致的结果。但是，这一理由并不足以解释一切。因为我们看到，20世纪的世界人口增长虽然超过了19世纪，然而在粗放式（extensive）土地资源利用方面，其发展速度却并非与人口同步。从整体来看，20世纪的主要特征在于资源的深层利用，而非侵占空间式的资源开采。当然，即使在今天，当人类借助纳米技术和实时通信手段将资源的深层利用推上新的台阶时，毁坏热带雨林与海洋渔业过度捕捞等原始的资源掠夺模式仍然没有绝迹。

在19世纪的欧洲（特别是俄国以外地区），通过殖民大规模侵占土地的现象已不多见，土地的侵占主要是以欧洲移民向

全世界扩张的形式来表现。欧洲历史的一幕幕旧戏，在海外再度上演。此外，在华人以及热带非洲的某些民族中，也出现了类似的移民潮。受全球稻米出口的影响，大量移民涌向缅甸的稻米边界和东南亚其他地区的“种植园边疆”（plantation frontier）。侵占土地式的殖民给人类带来的是截然不同的经验，这些经验的矛盾性在历史编纂中同样得到了反映：一方面是充满活力的殖民者策马扬鞭（这也是这些人对自我形象的认识）深入“荒野”，在从事畜牧业之外，把“杳无人烟”的荒地变成了良田，并将人类的“文明”成果带到了这里。在早期历史学著作中，人们更倾向于歌颂和美化这些拓荒者的功绩，称之为对现代国家建设乃至整个人类进步的贡献。但另一方面，也有少数人尝试着将自己置身于那些千百年来生活在所谓“蛮荒之地”的民族的角度，去进行换位思考。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James Fenimore Cooper）在 1824 ~ 1841 年出版的“皮袜子”系列小说中，便曾描写过印第安民族衰落的悲剧。库柏是一位城市贵族后裔，他的家族在纽约州的边疆地区拥有大片田产。直到 20 世纪初，这种负面视角才零星进入了美国的历史编纂之中。^[1]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迟是在去殖民化时期，对“白人”向世界传播良物之角色的质疑甚嚣尘上。历史学家们逐渐对民族学的研究对象萌生了兴趣，并开始将目光投向殖民扩张的受害者。美洲土著、巴西的印第安人和澳大利亚原住民所遭受的不公待遇，由此进入了学术界和公众的视野。早期历史书中被尊为英雄的拓荒者一改形象，变成了残忍阴险的帝国主义分子。^[2]随后，研究者又迈出了第三步：他们在单调的黑白图像中掺入了灰色调，使其变得更细腻、更清晰。历史学家们发现了

被美国环境史学家和民族志学家理查德·怀特 (Richard White) 称为“中间地带” (the middle ground) 的现象：在经过长期渗透性接触的空间里，施害者与受害者的角色变得模糊难辨；在“原住民” (natives) 与“新人” (newcomers) 之间，形成了经谈判达成的妥协、暂时的权力平衡与经济利益的制约，另外，往往还伴有文化和生物学意义上的“杂交”。^[3]直到今天，我们的史学研究工作仍然处于上述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里，我们对历史的认知变得丰富多样：地区性差异受到重视，扩张进程中的“第三类”少数族群——如北美西部的华人——的角色得到了认可，许多（但并非所有）扩张进程是以家庭为主体的现象受到了关注。除了男牛仔之外，女牛仔也开始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4]在文学创作中涌现出大量以神化殖民进程为主题的作品，这一主题同样也在其他艺术形式中得到了反映：从早期的插图式游记，到后来的好莱坞西部片。

尽管不同的叙述之间有着种种细微的差异，但是，有一个基本事实却是无法回避的：在殖民式的土地侵占中，赢家和输家是一目了然的。虽然也有少数非欧洲民族——如新西兰的毛利人 (Maori) ——在抵御入侵方面取得了一定胜利，但是从全球角度看，对原始生存方式的攻击最终几乎都是以原住民的失败为结局。土著社会失去了其传统的赖以生存的基础，同时也无法在原属于自己的土地上所诞生的新秩序中获得立足之地。即使是那些没有受到无情迫害的原住民，也不得不接受“文明化”的改造，这种“文明化”的根本宗旨，是对传统原生态文化的贬低和蔑视。从这一意义上讲，1955 年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Claude Lévi - Strauss) 以充满感情的笔触所描写的“忧郁的热带”，早在 19 世纪便已出现。欧洲和北美人对那些

被其粗暴地判定为“原始人”的土著族群的大规模攻击，与他们对那些可作为臣民在经济上加以利用的非欧洲人的殖民相比，在历史上所留下的印迹要深刻得多，虽然后者从表面来看似乎更富有戏剧性。

在 20 世纪，殖民统治在形式上已被消除。但是，那些原本是其土地唯一主人的所谓“少数民族”却仍然和过去一样，在社会上处于从属地位。这种地位的形成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发生的：18 世纪时，世界许多地区还存在着一些作为“中间地带”的相对稳定的接触区域。然而到 19 世纪下半叶时，这种脆弱的共存形式已变得难以维系。直到 1945 年之后，随着殖民统治与种族主义普遍失去合法性，人们才开始对过去的不当行为、原住民权利（aboriginal rights）以及赔偿（包括对贩奴和苦役的赔偿）等问题展开反思。对作为受害者的少数族群而言，外部世界的逐渐认可也为其实现身份认同提供了新契机。然而，其生活方式被边缘化这一基本事实却再也无法改变。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及其影响

侵占土地式的殖民是帝国形成的路径之一。在大规模侵略开始时，冲在第一线的未必总是士兵，在很多时候，扮演冲锋陷阵角色的也有可能是商人、移民或传教士。在某些情况下，是民族国家本身通过殖民的手段，对预先划定的领土进行“填充”。于是，便出现了所谓内部边疆或内部殖民现象。在先驱者的拓荒行动中，最引人注目、对全球影响最大的是欧洲人在北美从大西洋海岸到西部的拓荒式殖民。在早期的美国历史学著作中，人们对这场“征服西部”（the winning of the west）（西奥

多·罗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 语) 的壮举大加赞赏。这一重大历史进程的命名同样也是出自美国人。它是由年轻的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在 1893 年的一次演说中首次提出的，这篇演说稿或许是迄今为止美国史学界最具影响力的一篇文章。^[5]特纳在演讲中首次提出了“边疆”的概念。它从东向西不断推移，在特纳本人在处的时代，疆界的移动已趋于静止并走向终结 (closure)。在边疆，文明与野蛮在权力与历史权利的非对称分配中展开交锋。在先驱者的辛勤耕耘下，一种独一无二的美利坚民族性格得以形成。美国民主中所特有的平均主义，与拓荒者在西部森林和草原上患难与共的经历是分不开的。“边疆”概念的出现，为美利坚民族史的“宏大叙述”提供了可能，后来又作为一种意义广泛、对其他情境同样适用的概念进一步得到延伸和发展。^[6]

在数百份著作和论文中，各类学者从思想史的角度，对特纳的“边疆”理念做出了诠释：新特纳学派通过对其理论的完善与细化，批评者通过原则性质疑，注重实用主义的历史学家则通过与现实问题的关联。在那些不知特纳为何人的地方，特纳的理念以及与之相关的民族历史观，同样也对美国人的自我认知产生了深刻影响。边疆神话有其自身的历史。^[7]特纳的独创性在于，他找到了这样一种概念：它既可以为学术研究提供帮助，也可以成为解释美国在历史中的特殊角色的一把钥匙。在特纳看来，对人烟稀少的“西部”地区实行的垦荒式开发，是 19 世纪美国历史的基本事实。“文明”随着边疆的推移进入原始的大自然之中。由于在这片“荒野”上生活着各种原住民，因此，处于社会进化不同“阶段”的人群彼此相遇。边疆的移动并不仅是在地理意义上，它同时也为社会流动开启了空间。

那些“跨边疆者”(transfrontiersmen)及其家庭可以在与大自然和“原始民族”的搏斗中，通过艰苦的垦荒式劳作，获得可观的物质上的收获。这些人既是自身幸福的打造者，也是新型社会的建设者。这种新型社会的一大特征是，它在极大程度上实现了出身、机遇与地位的公平性，这不仅是相对于欧洲，同时也是相对于美国东海岸较稳定的等级制社会而言。

特纳既是空想家，也是治学严谨、注重细节的学者。他将边疆划分为许多不同的类型。后来，他的追随者们更进一步将这种划分推向极致。正如人们在模式研究中经常见到的一样，这些人的做法是对相对宽泛的基础理论加以修改和调整，使其与变化无穷的历史表现形式相适应。例如，新特纳学派的代表人物雷·艾伦·比林顿(Ray Allen Billington)将边疆的推进划分为6个依次出现的“领域”或“推动力”：首先是皮毛商，然后是牧民，第三位是矿工，第四位是拓荒农民(pioneer farmers)，随后是“机械化农民”(equipped farmers)，最后是作为边疆终结者和城市建设者的“城市先驱”(urban pioneer)。^[8]批评者指责这种排序太过理想化，以至于忽略了政治和军事因素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同时，他们还指出一个问题：当人们谈到某处边疆的“开放”和“终结”时，其判断标准究竟是什么？特纳本人并未对此做出明确的定义。后来的边疆研究者继承了特纳的物力论思想(Dynamismus)，并以“接触地带”的构想取代了“文明”与“荒蛮”的鲜明界线。然而直到今天，人们仍未能就边疆概念本身提出一个能够获得广泛认同的定义。

另一派从特纳学派分离出来的边疆研究者，则趋向于从普遍历史观的角度对边疆做出定义，并特别强调边疆的有机特性